

寄園日記

已酉重

白石

遊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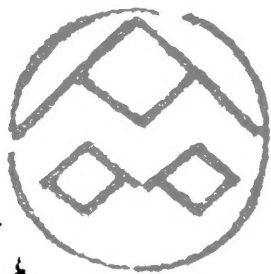




寄園



記



遊已  
廣州西  
州重



# 前

## 言

《寄园日记》是艺术大师齐白石中年时期漫游祖国东南方的部分生活纪实。文笔朴素自然，简洁畅达，真切地展示了当时的一些风土人情及山川风貌，胜似别饶意趣的社会图卷。

齐白石名璜，字渭清（一八三九年——一九五七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贫苦农户，幼时仅在务农之余自学文化。继因体弱而无力耕牧，便去学手艺。起先学做粗木匠活儿，后又转习雕花木工。因其描绘、雕刻的技艺精妙出众，是乡里知名的『芝木匠』（他小名『阿芝』）。他在做木工之暇，即致力诗、书、画及篆刻的研习。后来，他曾有诗述之：『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并自注云：『余少苦贫，二十七

岁始得胡沁园（画家）、陈少蕃（文人）二师。王仲言（能诗善画）社弟，友兼诗也。朝为木工，夜则以松火读书。『此外，他又师事名流王湘绮，交游渐广，其艺术生涯得以逐渐开展。……六十岁之后他定居北京，声华日茂。在师友们（樊樊山、夏午诒、罗瘿公、陈师曾、王梦白等）的鼓励、扶助之际，他更锐意精进改革画风，力求『衰年变法』。从而生面别开，成效昭著，博得盛誉，树奇帜于近代艺苑。

在《寄园日记》中，不但可窥其『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并能悉其诗、书、画和金石篆刻在当时的造诣以及某些社会影响。同时也会明白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访友问道，开阔心胸，扩大视野，忠实于艺术的概况。所附的写生画稿，亦可见其观察、表现客观景物的功力和严谨法度，其洗炼之笔墨当足资欣赏、借鉴。

日记手迹是不可多得的文艺珍品，珍藏于北京画院。兹影印原稿，并整抄、点注，对于了解、研究白石大师早期的艺术活动无疑

是很有意义的。

北京画院一九八四·一〇·

『寄园』、『寄萍堂』均是齐白石自命名的居处，其借喻『人生若寄』，  
『世事如萍』，但求『不虚度耳』。

附注







此已酉東粵舊遊日記多半書於  
舟中或郵亭或驛行席地而書  
者皆奴之所為其中必有言不通  
者亦有心中擬成一語其筆<sup>失</sup>落一二  
字其語既不通矣亦有慣書白字者  
自心所記不欲人知以存遊子大畧

過客光陰他日自家偶閱當感  
浮生真若夢幻也



己酉年游廣州日記

以申十月初四日 日郵觀察初六日 電書招遊  
錦州未及電 郵使

己酉正月友人詩見 依念詩錄於後

次韻羅林大詩

○四年足跡從來頻未見 琳卿筆底春今日

始知詩律知更誰若此 行宮天子國祚

大天積年 琳卿 老古 梅花香 過嶺

得 孟家鄰

贈秋老 ○携觴魚杖步橋邊日撫孤松醉欲

眠僻地以高雲活、清溪兩邊水消、松書

常畫三條橋左鶴毋謀二頃田亦深究久利深宵

稀雨滴時心力在相送誰似此公談

○次韻王品在先生見贈 ○好與衡雲並野

間一邱一壑外三淵喜人過看多栽竹到眼

忘情不更愁新酒東窗殘雪欲候以扣窗

待予還欲長好公尤健歲 某吳北高山

○老將驂壇駐步遙窺人不信為工詩天衣  
年縫非分鴻爪留痕跡到時雪夜新梅誰  
過訪梅花明月有誰思雪堂裏捧硯吟鹿  
麝雞鳳聲清出城枝

次韵品<sup>老</sup>並見贈有補癸卯還家

復登竹霞洞岩

竹霞洞在邑城西南一百里  
霞山下今廢以還家尚借

山於江口同人

初堂居居烏

○故国西风菊影间  
簪绿  
祥榻  
夢  
還

兒童相見  
和生  
客  
明鏡  
高堂  
非舊

顏  
萬里  
離情  
衣上  
淚  
十年  
遭遇  
盡

中山  
余有紀游  
三十二圖  
不移  
一室  
重香  
坐  
留  
語  
紫

閣  
畫  
自  
閣  
○岩  
不  
登  
臨  
有  
一  
隱  
思  
秋

鍾  
河  
心  
記  
惜  
無  
詩  
坑  
餘  
斷  
蘭  
疏  
同  
學  
溪

上  
飛  
花  
有  
所  
思  
自  
社  
龍  
山  
詩  
社  
在  
邑  
城  
西  
南

十里五龍山  
楊柳青

清靜為

鐘聲 俗佛在英雲天遠前書

學社也

通 三東 黎松庵 陸慶雲 家山 海余由 長其 籍京師 始

勿因敗興 吟情盡自過 和我康子時

○ 紅豆有所寄

○ 最憐紅豆 多情用

去年工 處一生 帶着白衣庵外雨乍

聞元武廟邊 晴佳人依唱 嘯王 絕 坡

我相思 在末成 歎寄 離愁多 採擷教

君復憶舊

年餘少時自  
號紅豆生

○應鄧觀察

相招東粵舊遊



口口

○婦人針綫

詳平生又賦間遊万里行

塵鎖荔支懷

毋別滿洲春雨

憶兒耕昨聞名

國輜歸恍然

望外家言在到老難勝飄泊

感人生最好不聰明



東園舊遊將行

謝諸友小別口占

卜居四載秋魚階寂山花野鳥

哀一日柴門時吠犬不頭和雨送詩來

劫餘何處著吟詩舊學商量覺

倒網疎疏著滅字此衣襟世幾人知

門前黠匠取大泥遊思離情兩髮

華孤負子規無限去年春雨夢思家

世外巢由雞犬羣鳥跡三疊感諸君

概在潭水得此清江東

百廿百底利起程之廣州與潭保初未會

宿

國驛

前已利至白石五

父及諸親皆未送別滿乃同行

廿

百

利

湘

停

宿

若

起

若

比

若

比

若

比

若

比

初

臺

作

別

於

家

太

夫

人

之

庭

東

張

僧

會

廿

四

之

長

由

與

仰

養

至

黃

龍

廟

砥

頭

小

輪

開

去

茅

僧

邀

至

伊

臧

受

蓋

和

糖

坊

是

夜

第

三

醒

五

夜

間

未

偕

行

東

粵

十

五

日

買

小

輪

至

長

沙

頭

買

車

去

五

家

井

收

服

鄉

及仲言又至州法小學堂映張仲龍又映齊州而  
服邵錢別以係仲龍六未入陸

十六年州買湘潭古輪之儀鎮

十七年利到漢即遇大通輪船之上海

十八年刻登岸遇歌者邱氣林於街偕余之

籃子所訪武寧青女史談移時小飲復然像贈余而

曰余贈若以惠幅賽青者郭子之故人也

余舊有句云何事環肥相識為君注

下渡三升醒公佩弟以為今日賦之

十九日已利抵九江輪停一兩許申末過小姑山偕醒公登船樓望之山之後面為寫其照於後山前左二圖已先年畫之矣

申末先過彭澤縣

屏癸卯由京師

還家畫

山牯山側

面圖丁未

由東京歸

畫前面圖

今再遊吳東畫此

面圖



廿日已利至草湖停一小時又只一采石与醒  
佩蒼翠舫橫老木石幾在對岸之金柱南園  
晚間与醒弟談詩事口語余信与夏太使由長  
安之京華途中与言口語因夏云某前人  
○詠月云眉月清々照九州幾家歡喜  
幾家悲幾家去婦同羅帳幾个  
飄零在外頭醒上蒲葵扇語云扇  
尾有情中滿婦似訴飄零流

許  
已  
三  
步

廿一辰刻過通州此二三日以來風浪船  
微動想過海必大風性情在怯將次到羅

柳  
石

二月廿四日

宋  
石  
前  
村

石  
前  
村

石  
前  
村

言  
宜  
方  
雄  
嶺

石  
前  
村

杜老詩更末二句云○老老微吟看社飲了少安

江蘇家鄉山當二百里一○按詩律健也

廿一日午刊登岸島中初至城○夜與同行五

人共舟往古河新創路街行電車道東五里幾為西壓

廿二日法利上安嶺新創路隨我抵欽時當書票知又母

廿三晨別開往老港至

廿五日余始食飯半鐘山數日尚未出外亦不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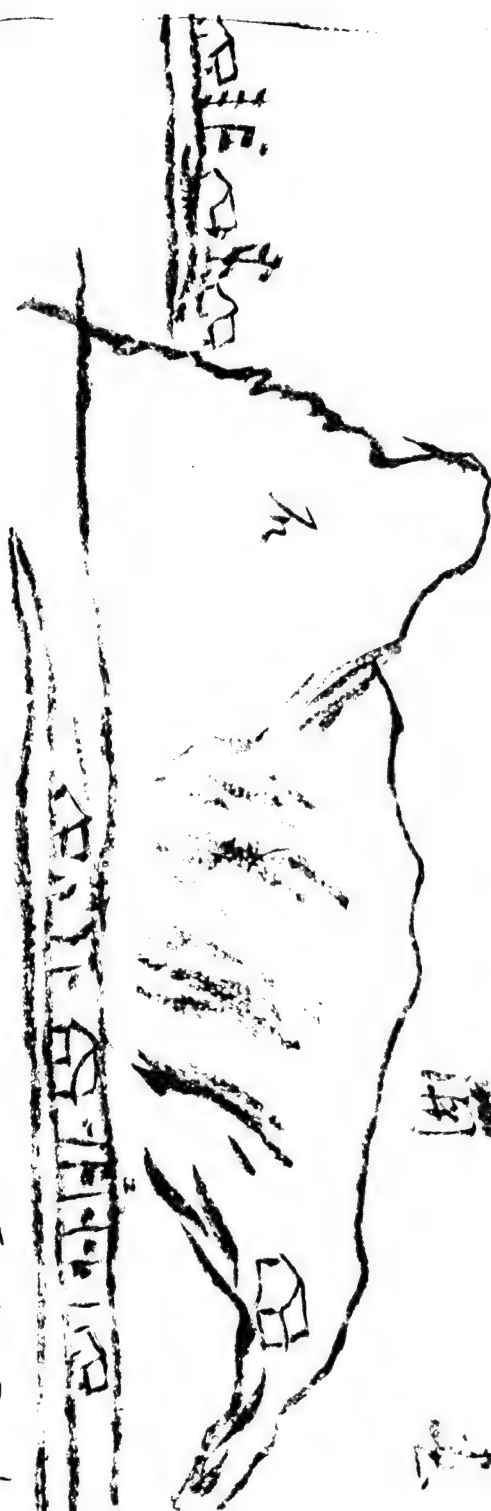
食煖吏陵雜述詩震身風清廠舍眠長江

如此河沈大海雖此番平昔之幸其壯近不嘔心



金桂園

金桂園



十萬之兩頭  
望數洲頭

之其地矣

廿六

日午刻抵香港中環蘇安城午後偕兩友

佩

看市面先與約退於湘潭自言喜於遊

我林有朋友頃訪既同行至此復於同

州年知其意同行以偶作身佩養未必先不知也

廿七

日又行前之博物院物類繁不勝記載

戲院觀劇

午後探定輪船年至此者生息急

西則上日相教步街市恒過日本演戲院

演西洋人情風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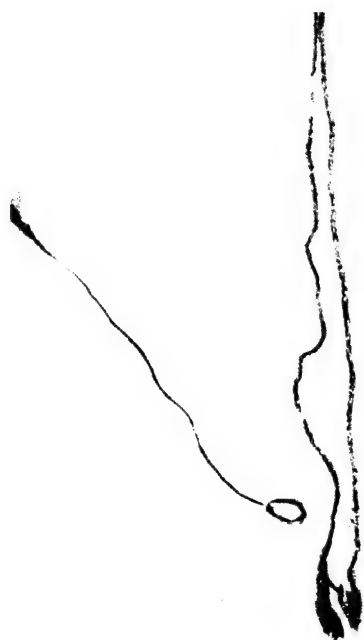
西為中國第一等今觀此院之劇較廣東尤精彩不亞觀片利印山自中京

1154 丁巳年

張氏  
圖



張氏  
不尤



二月廿五日

采石磯

七色

晉溫太  
真然犀

亭李太白

捉月明常聞

破賊賊於此

城

台

台

城即筆一

山

此國若盡

幅兩頭之

長數十



廿八日与同遊看街後山之泉石余未及山半形倦而止未

刻也

廿九日与同遊少將得見然一豹一小狸二

廿日購長夾衫一雙中著喜衣此地与故鄉

大異是時年著棉衣者菜廠見有王瓜

紫茄棘椒扁豆等菓類尚有摘在樹間

年与同遊新購椒為渡海菜問其價每

斤銀四百文

又月

二日辰刻之好地洋行買海南輪船票去北港是

行司事某与余筆談能操余操其能操便似貴  
以返向素安棧令是棧主人代買票將行某司事出  
紙條与余上郭道人傳是以持條南往北請道  
大柏房並電訊送百步梯景泉別墅三月六十五  
夢云余与佩初看道以為夢耶後之景泉果耶  
公昨由省來金面握手崔躍三百少生李秉桓由  
景泉下房出又少談又一人從外來郭君語曰此之  
仰尊也誤伊以此為某也共談片時觀郭五似字數  
十紙与錢完之仰尊安便領成刻郭五  
上蔡李之佩送玉版上余未以他因郭五  
日曉友之歡樂以此真意所求到耳前已刻佩初  
借醒更贈郭君郭君訪大素樂更有同行者我余若以

滿事與恩義相素。○李鑑桓願余為返湘時轉道慶州，  
散向田陳並有吉語。乞余養刻天語二字為寄。事之為  
後機，方照錄。○王仰常於余釣留年，約返時  
至矣。伊示余抵港，則蘇杭街廣萬昌軍衣店為抵省  
同藩司前廣萬昌軍衣店。

初二日辰刻開帆

初四黃昏抵港，已二日。雖未遇風，未始進食。五臟極  
動，苦不<sub>言</sub>不快。

初五知二日風大，遂南駛。之<sub>言</sub>物不能起岸，停船中。

初六日，風大，山巖之<sub>言</sub>船中，心內以蘇壯中，鐵尚不能食。  
初六日，郭五<sub>言</sub>調伏波，轉<sub>言</sub>日辰刻，船停相陽。



海南海軍  
許船主外國人以旗為  
三號船未接南接  
輪是夜成利到港  
以旗為之即接去即開

初七辰刻到北海即乘舟赴岸宿遂安客棧沈隊官取

沈者應年前在香江電報局去欽河派沈來接老鄧四六  
弟也鄧統領不啻北軍四六弟為此代為上愛我子

午刻郭公去廣州訪王某至

初十日未

北海  
此數日  
移宮  
宜山  
誰有  
誤誤者  
二不

十月乃未归。北海数日移家宜仙。昨有报以者二次不  
及载此也。唱颂多貌。与亲者余蒙观其待客颇殷不  
谈诗舞有外挟邪者。可深耻之。味曰。有为者书必  
痛快。

海  
口  
王  
山

雲  
朝

山  
遠  
外  
州



石  
嘴

如  
影

州  
長



9/12

十二年利郭晨来北海

十三日到钦州

补记

十七八间黄家重一号

补记



墩曹三

小宜出

山 礫石代

山 雷 鳥



火烟朝

山主为作于近最爲山此以



日



三月初五日自前一日卸后山麓过北海是夜

庚辰其船十二日午时开行海中暖而小氣船至河

井不船六不船一更塘主到州城外鎮觀樓所常

故人人多不勝記

補紀先遊天原學記

至月之上以十未日

亥卯三月初一移安東與上

五不儲宗及所不驅車看

水快長初二日又借過鐵

崇街其街我實片的區安南道東與人情

大異不勝記惟自欽州東東與一帶山水

与南衡相似入目快心极有威以神

器位有胜安南时强快区去未五本和之

今日始知日记前廿日未中日记者此日记在

筐底以为去明日忽见他知彼

之事祇记此大也于彼安南界之理概立镇

为国应清核行意自白者以石之忘却

初六与初五同来之东其街设志其伴月

菜圃为国之中收入似波廊此数日来为

风朝先生花四幅皆新日纪游回玉

十二日对友作书送第刊与刻或服不堪

刻送朋共上舟之广州去矣



去年午後部君偕年騎快馬之教墻學  
車始數次便入扶車既而少似自行之陽緩  
而快頓大快事也然不思想獅獵不似鄭公也  
中出之利不勝快馬之學車解自上年  
不用扶持小憩欲差眩其碎提杯與年  
不進之志其苦所謂樂而忘記者也  
十人作畫內為利不勝記書者不記  
七學車大進之可庶亮而行午前行  
御者重民良晨利與武家養育也

蜈蚣毒 閩蜈蚣咬人以偷油婆料碎村之患

百里山田館派  
十三年三月三日

四月

初三日夜

夢

遷家與內人談家務內人告

叔瓊之病更重余歎曰陳出門時以為病人  
不數日即卒而救藥必至也余因既行使目不

見心不悲耶知將來尚使老年大出排後人不祥也

談後與內人又夢口在上齒落一余扯之去於地

上似枯體齒天明即記之心中又不樂奈何客

中苦無事不可鋪現也以銀一百兩交

初四日手清至廣州代換大洋一百二十

餘元以十五元還清  
譚仰初仰初來書  
及手又以廿元請代送  
還馮所展山餘請  
交家入齊釋斜寄一百  
角回家六由余手  
交翔四帝去矣並二吳  
家書附報交厚初

寄歸

初日張仲賜書

十二日韓壽書余既後云

○欽州百里關杜宇已傷情是時四月廿矣忽辱  
手書喜極生恨湘城白石只欠天涯及後還下邊  
代也為君不粉黛以其人愧我者詩也雅作矣

十五

十五日未見而憐是夜夢見其父在堂中夜夢見其父在堂中

告伊也未日伊復  
還去廿午錢照伊未去交恩親手收去三

廿四

廿四日午利日卯五雷書之身又奉母命

而求其志不嘉情不原君尔事尊夫人能  
料理必不必速也弟明日還

廿八日為禹山階向郭對郭新易掛號還家  
養病郭許之郭煥余柳楠香及沈香香  
又一香此沈香柳楠香或云雞血藤經歷年久乘  
天地之氣數百年所成之香專治氣痛及肚瀉  
痢瀉其效如神中餐於席上失言人所短使  
人少辱之民老三城三字於座前並記云後余見人象  
刻滿諸物端以此笑之以為正今日始知此字工夫未  
易依得到也新年將至矣書此於座前用以為鑑  
年

廿九日淑伯索書三緘並記云

淑伯年少年人也兄索書三緘喜之不以為笑  
年少時向人說慎言笑之以為迂故余行舞  
將五十矣始知自鑑是亦愧也淑伯啟予者惜  
余萍蹤幸之尤為感耳

又書三緘贈潤生並記云

人道潤生之學余非拙也第心久知潤生  
間靜少言不卒復鳴性頗似余非閑學也余  
自書三緘於座佑淑伯見之歎索書余復二書

帝一与淑伯一与周生欣周生所学师法  
舍短为淑伯道之一流何如

五月五日夢自挽云○食竟成災因味何如菜

○根好解来忘其對語晨起果腹有目食怪

哉幸一瀉即愈○又夢与禹石書○中有云

貴歲仲甫似甚多不學余然不願當面

據兩民笑曰吾鄉機知仲甫者多不知其為公

初知淑伯惜彼一生此也

日子貞来東與余見之款款然然知伊

妻之死之病原于欠病年見難惟情猶憐之也謝  
其看其病言脈不佳後請藥因安為治之云  
其脈大逆余怒為危

十五日郭五之廣州辰利發思為病傷寒

因

字頗少愈余勸其秋末回鄉伊似訓之是夜

第  
四  
日

俱來書並與富氏及西老衍生書掛告由郵

局寄出辭單云

○在故鄉與余不常相識

左郭君軍中以沙財為事者請勿親於

余則有辱於余之航骸也

廉

十七日廣州總督日未電郭五署欽道



廿日佩初去銀州余為馬哲生兄所畫之帳

額交佩初帶去

廿一佩初未去託帶之帳額伊轉交李

托生手去矣是日鄭樸孫電電以復

又日鄭五家電附問余實定日似

廿日佩初直欽鄭樸孫索臨之書及索

刊之書二方又贈四弟及周福堂之帳額二

交佩初為帶去夕陽時又日鄭樸孫電

與劉常即復與鄭五書云交佩初為帶去

廿三日行來欽州。至。至。刻之。則。庭。無。  
時。或。不。為。人。為。繁。不。及。記。已。刻。為。周。通。南。  
太。令。書。三。城。並。記。云。

○余已西賓欽州行年將五十矣。始知書三  
緘於座右。以為銘。通南太令見之。不以為笑。  
且索亦為書之。呼斯時也。三城固宜就。  
塵土。佑逢。開口。欽笑者。自顧太令。勿次。  
余之三緘。皆不。祝。奮。也。○又為靜生書。  
三緘並記云。

○靜生善於談笑。由索索書三城人必自。就。

超余知靜身之所域者勿端人非冰淵必逢頻笑  
而不富也

与郭五中交段仙樓第  
楊糾儒之畫五中共八幅交武硯峰

第

廿一日得郭五中從還欽余復書交張衡士第

得任硯第中是夜大風雨風時未掃宇中驚郭  
余心懸之起坐不寐寐倚屋簷一木大數十  
圍吹斷其半嗟哉冀鄉為客心膽俱寒玉階  
嚴鶴雲所書之解無款識係鶴雲所書作自藏

蓬底死後所見也是夜枕上作記平明書此解信

○北海書法如怒腕扶石渴驥奔泉其天

姿超從絕倫吾友鶴雲書法嚴謹心正

筆正如其為人自其師北海是耶否

耶此解為鶴雲以言事之自藏以蓬底

亦未款款之役余於東吳以之咸

生直死而藏之

六月一日李正然錄之帳

見伊有書與釋生唐代家此也

交二得釋生家

方携兄文之懷親交馬士階代交

知事移送欽州是夜宿那梭<sup>初</sup>四日宿防

城縣沿路送迎殷勤全雨生以弟先以繁諸事

故也初五日午刻到欽州自防城縣步行十餘里上

舟<sup>登岸</sup>行一夜新欽城十餘里又遇吉潮水舟不駛進

步行進城中泥濘行臥之艱有知况至午刻未

得登岸

初七日郭五去東與黃偕赴度堂未與

許<sup>許</sup>已<sup>已</sup>

初一日作家書第五号

初一日作家書第五号

及電中三言氣最固台新知惟有此

也

十七日復鄭樣生書由郵五園內寄去

○二日一日得友人書知片尚未還省城知還

欽州音始行三宿道中始到聞公一日已

行矣遲吾把臂悵悵何如辱廣平道

李寬東與

中書未似富州即未省快慰復為諸友  
人以天時正熱勸因止之新秋補涼必已相見  
昨俗潘君臨藉步亭子徘徊久之未去  
為別蕉綠荷青懷君也

○李華年未刊印記○宣院已酉冒榮為大雁

遇客應廣州書華夫先生篆刊古之二千石  
也及管領珠官等印太守以國廟自書者塞  
治非之余喜之復感平生自以州衣溪人  
笑能工治工書者遇王相靖先生及王脫  
契鯨如夏天晴余去非江無無咎李為  
盧曾子鐸獨與李梅廐咫尺神交未

欲用誠心與太守同皆為好事因刊書

案訪於此印側以誌銘仰且欲昭公壽

俱金不也 齊張並記

廿二日与 欽伯 老並贈印石一方交謝子英

第 志 平明作世別缺部五伊及後態三留特社際方歸

廿二日 王錦 服束部五意以欽垂余方員

又思余不領受故使君以白余也却之非

有他意自思不能任其委部五近非

知我者耶 我自非故我者耶

廿月百与 郭五为王鎮榜之情未富午



德又与郭五守方

将秉左右王镇榜部打兵士复建命

定因伊山时已自还也弟欲将伊替送

国湖山其军法也兄弟部下皆无敢与

说人情者镇榜部想很有求情者弟

皆未酬预已所求因弟之未富国不敢

再行面说再三思之不得不破陈实气怒

求其勿替送者有故也镇榜八都人夜

二一都人也替伊回八都台都之人也

责该无乡里人情况伊先有年礼辱

還吾之類 中者有之 氣味 此時不解

日行其 故不能不向 弟求所

求與泉有所不同耳 弟須

諒之伏飲 然如世願 甲所 康之 銅

自當理 處且放 出 管 交 巡 捕 看 守

交 銅 放 情 可 矣 年 之 基 由 張 乾 大 案 去

初 日 照 陳 相 年 之 基 由 張 乾 大 案 去

十四日 乃 鄭 五 照 堂 十 一 頓 又 堂 十

冊四幅此四出白青鈐篆利共三  
半飯石花幅電船畫五幅共二

力千餘紙

廿月己亥刻起程返湖身五五廿餘里

因雨水淺小舟難行不欲返始持書

返舟舟中意及西舟中意者同意者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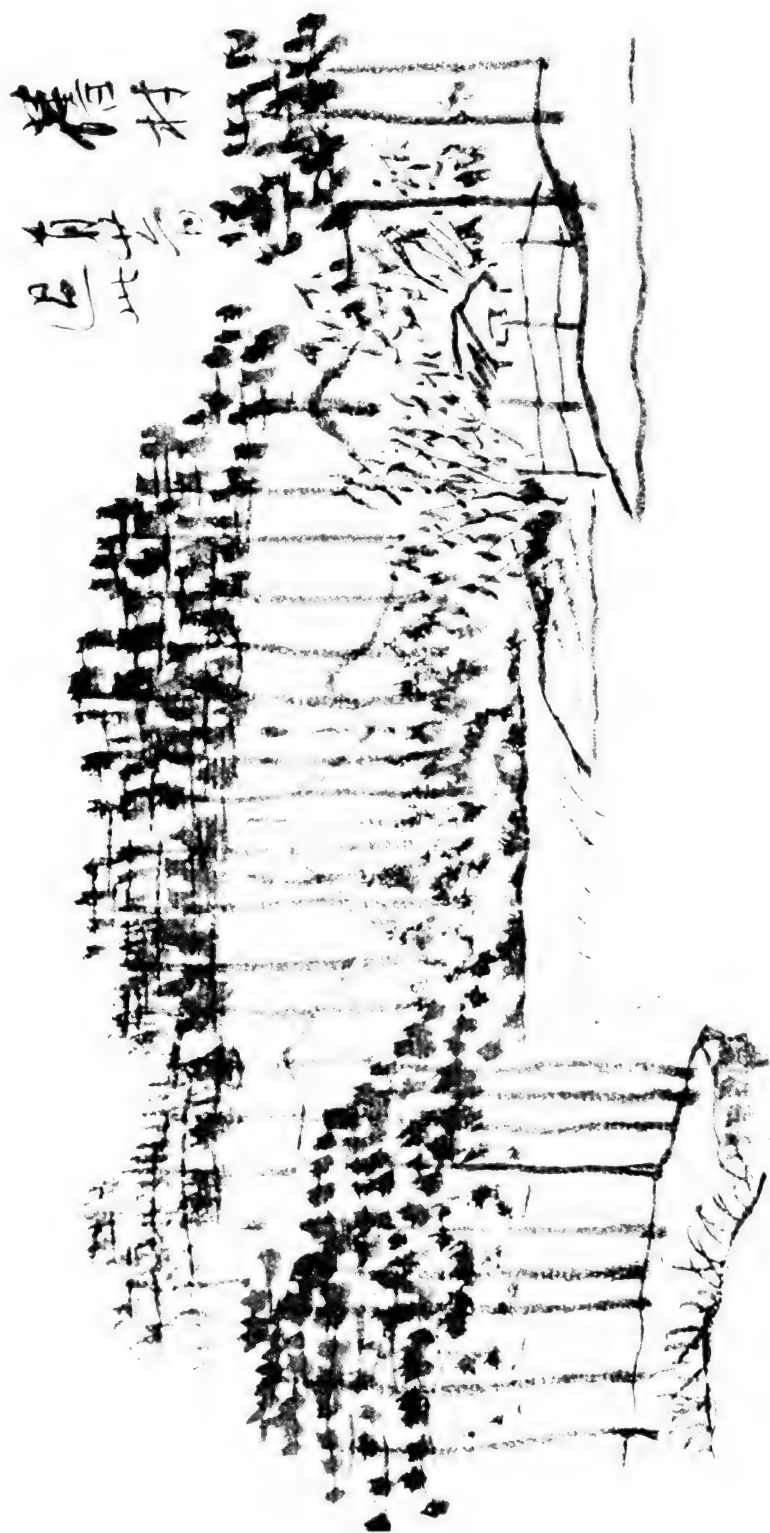
意此是意病九龍運水取書

廿月己亥刻起程返湖身五五廿餘里  
吉

汗餘世重







廿二日過舊村西園於前宿大阜圩

廿七日列陸屋黃管帶養志使人接於沙洲

邀王軍中單飲是夜何敬先官來陸片利

廿百平明起行陸道十里午後到沙坪

即費舟次刻間水道十里宿

廿九午刻到高鄉水道十里宿舟中結火

月初一日韓昨日周通與張來醫藥一因常

船由來林熱大黃與周君上岸於橋

實陸家上上房

陰不自早至省城更與去貴縣以與三宅行止

初四始到貴縣以與三宅輪船有船過  
初五日不實增一船更之矣不以此人殊非真  
親親其學一則其用行若所云

初四候船  
初五搭電馬輪船  
初六日午刻  
初七日午刻  
南寧輪船



初八已刻到廣州會晤汪臣訪

鄭樸亦不遇

初九遇大順祥總商會招飲於歌筵

余却之鄭樸孫來談

初十日多樸亦來談事日始歸

十一日與鄭五中並葉某校喻渭見第

二日

是日一物共三包請由行道者帶

歸 又与許紹續書至 遂將眼鏡 寄交 又与王陽書 昨日 函 橫 知 言 一 聯 曰  
惜不繼 其 對 同 其 起 曰 云

# 不信滅書以餓子

今日於懷處底見一聯 無 故 識 語 云

我亦他方煮白石

天西問客霍青藜

午後再去懷處 店 觀 此 聯 其 字 之 用 甚

有法則之須費四千錢以三千不記之

十三日鄭耀外王仰亭喻謂臣皆賜物

為別于皮移寓鴻安棧

十四日午明上廣利輪船王仰亭來船送別

余歌伊<sub>（印）</sub>位<sub>（印）</sub>於<sub>（印）</sub>日<sub>（印）</sub>云○藩司前電

語四<sub>（印）</sub>五<sub>（印）</sub>步廣萬昌里<sub>（印）</sub>在

十五平明到香港船款停二日方行余款欠完

登岸半日歸船

十六日午晚開

十七夜過臺灣界

十月十四日 福建

十九日 福建

廿一日 到上海寓 江木橋 是夜

廿二日 到上海寓 江木橋 是夜

廿三日 到上海寓 江木橋 是夜

廿四日 到上海寓 江木橋 是夜

廿五日 到上海寓 江木橋 是夜

廿六日 到上海寓 江木橋 是夜

廿七日 到上海寓 江木橋 是夜

廿八日 到上海寓 江木橋 是夜

房書紙 告甲為上海新洋務總辦其

周在新馬路市浜橋同法公館蘇州兒女

多美麗者前年以來得審所聞事終矣

廿三日夕陽搭輪船返上海。平明已到改之江大

多因江大於昨日平明因蘇州搭台之夫人死會

前日去矣余復寓長茂棧伊僕約明日午時再

廿五日午時再為江公輔記陳亦未始是夜

不吉即之江公輔記陳亦未始是夜

即王力之江公輔記陳亦未始是夜

款角半月長時久有人持寓所之內曰此

店之舊君否新洋秋為是來余

歸之江公輔記陳亦未始是夜



與盡而歸是夜又為

惜之丹桂奉國

觀劇且利

自廿七日以後無日夜

不看劇

事繁不勝記

九月知曾汪六與余會與初五電

初三日得初五後電知處然使

人清然蓋其意何

招商局

廿五日今日起行近湘夜乘上江永輪船

上買辦吳蟾青伊姪瑞臣皆接待

因江六有老致伊所託也江六見年暮  
解事祝貌勝於杜林時雖別時已再三再約  
明年未滬區云蘇按印瑞敬見年所利  
之印六望余再來必款掃榻以待自來上滬  
一月其事甚繁不勝記將行數日來江六  
部下之友人多不知江六之去皆皆拖祝貌招  
飲及錢及賄物之最多惟姚繼枝之六故也  
其接待之最恭江六所用之人皆收部五部  
下也



## 齐白石《寄园日记》

此己酉（一九〇九年）东粤旧游日记，多半书于舟中、或邮亭、或驿行席地而书者，皆匆匆所为。其中必有言不通亨者，亦有心中拟成一语，其笔失落一二字者，其语即不通矣。亦有惯书白（别）字者，自心所记，不欲人知，以存游子大略，过客光阴。他日自家偶阅，当感浮生真若梦幻也。

### 己酉重游广州日记

戊申十二月初十日，得郭观察初六日电书，招游钦州，未即电复，即由邮复矣。

己酉正月，友人以诗见赠，答诗录于后：

### 次韵罗秋老赠诗

四年足迹往来频，未见琳琅笔底春。今日始知书律细，更谁若此性灵真。行空天马疾如矢，积阜轻珠吹似尘。老去偶吟春社饮，子孙安得孟家邻。

### 赠秋老

携觴兼杖石桥边，日抚孤松醉欲眠。僻地山高云活活，清溪雨过水涓涓。  
检书常尽三条烛，为鹤毋谋二顷田。（亦作课儿文刻深霄烛，佐友诗裁晚岁  
笺。）犹有济时心力在，相逢谁似此公贤？

次韵王品丞先生见赠

好与衡云并影闲，一丘一壑外无关。喜人过看多栽竹，到眼忘情不展  
颜。沽酒倒囊缘客饮，倚松招鹤待书还。愿花长好公尤健，岁岁茱萸共看山。  
老将骚坛胜步迟，穷人不信为工诗。天衣无缝非人力，鸿爪留痕偶到时。  
雪夜新桥谁过访？梅花明月有怀思。云鬟捧砚吟应罢，雏凤声清出故枝。

次韵品老见赠有补癸卯还家复登

竹霞洞岩（竹霞洞在邑城西南一百里晓霞山下。余癸卯还家，尚借山  
于洞口周人祠堂屋居焉。）

故国西风菊影闲，鬓丝禅榻梦须还。儿童相见称生客，明镜高堂非旧颜。  
万里离情衣上泪，十年遭遇画中山。（余有纪游三十二图）不移一室熏香坐，  
蛩语柴扉画自关。

岩石登临接翠枝，欲镌心记惜无诗。坑余断简疏同学，溪上飞花有所思。  
白社（龙山诗社在邑城西南八十里五龙山借僧寺之清静为吟社也。）钟声僧  
佛在，莫（暮）云天远简书迟。（社友罗三羲、陈二节皆出日游学。王二训  
客三东，黎松庵培銓客上海，余由长安转京师始归。）勿因败兴吟情尽，自  
过和戎庚子时。

红豆有所寄

独怜红豆最多情，用意天工处处生。曾着白衣庵外雨，乍开元武庙边晴。  
佳人低唱痴俱绝，故我相思灰未成。欲寄离愁多采撷，教君复忆旧称名。（余  
少时自号红豆生。）

应郭观察人漳相招东粤旧游口占

嫁人针线误平生，又赋闲游万里行。庾岭荔支怀母别，潇湘春雨忆儿耕。  
非关为国轮蹄愧，无望于家诗画名。到老难胜飘泊感，人生最好不聪明。

东粤旧游将行，时诸友以诗送别口占

卜居四载绿盈阶，寂寂山花野鸟哀。一日柴门时吠犬，苍头和雨送诗来。

劫余何处著吟髭，旧学商量自觉痴。倒绷孩儿着识字，草衣浊世几人知？  
门前鞍马即天涯，游思离情两鬓华。孤负子规无限意，年年春雨梦思家。  
世外巢由鸡鹤群，乌丝三叠感诸君。桃花潭水深如许，化作江东日暮云。  
二月十二日辰刻起程之广州，与潭佩初弟会宿茶园驿。前已刻至白石、  
吾父及诸弟皆来送别，满弟同行，思义侍余重游。

十三日午刻到湘潭，宿黄龙巷口春和栈，未刻之郭武壮祠堂，作别于余  
太夫人，夜来黎芋僧会，倾谈竟夕。

十四日午刻之长沙，与佩苍至黄龙庙码头，小轮舟已开去。芋僧相邀至  
伊戚处益和糟坊。是夜借宿于此。罗三弟醒吾夜间来，偕行东粤。

十五日平明买小轮，午刻至长沙，即买东洋车去五家井，晤服邹及仲言。  
又至明德小学堂晤张仲颺。又晤齐竹斋。服邹饯别以酒，仲颺亦来入座。

十六平明买湘潭火轮之汉镇。

十七午刻到汉，即过大通轮船之上海。

十八已刻登岸遇歌者邱艺林于街，偕余之篮子街访武赛青女史，谈移时，

小饮，复以小像赠余而归，余赠答以画幅。赛青者、郭五之故人也。余旧有句云：何事琵琶旧相识，为君泣下泪三升。醒公佩弟以为今日赋之。

十九日已刻抵九江，轮停一时许。申末过小姑山，偕醒公登船楼，望之，山之后面，为写其照于后山前。左二图已先年画之矣。申末先过彭泽县。

#### 附图说明：

余癸卯由京师还家，画小姑山侧面图。丁未由东粤归，画前面图。今再游粤东，画此背面图。

廿日已刻至芜湖，停一时许，又过采石与醒公佩苍登船楼，画采石矶并对岸之金柱关图。晚间与醒弟谈口头语诗，余忆与夏太史由长安之京华，途中与言口头语诗。夏云：某前人咏月云：『眉月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夫妻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醒亦诵樊厉鶚词云，扇尾可怜书汤妇，似诉飘流。

二月廿日画。采石前面皆石山，醒弟言山顶宜高少许方能雄峻。此州有里许。

廿一晨刻过通州。此二三日以来，北风吹浪，船亦微动，想过海必大风，游情甚怯，将次韵罗秋老诗更末二句云：『老去微吟春社饮，子孙安得孟家邻？』与首二句可合为一绝，于诗律健也。午刻登岸，寓中和客栈。是夜与同行五人去丹桂茶园观剧。路街行电车从后来，五弟几为所压，险哉！抵钦时，当作书禀知父母。

廿二日未刻上安徽轮船。

廿三晨刻开往香港至廿五日余始食饭半钟。此数日尚未遇风，不可进食。猿叟金陵杂述诗：『震耳风涛废食眠。』长江如此，何况大海！虽此番平安之幸，其欲呕不呕之苦难堪矣。

廿六日午刻抵香港，寓中环泰安栈。午后偕醒吾、佩苍之中国电报局、与郭君电。又看市。醒公先与约遇于湘潭，自言意欲游戏广州、桂林，有朋友须访。既同行至此地，复欲同去钦州。余始知其意。同行非偶然耳，佩苍未必先不知也。夜来之太平戏院观剧。先以为广东之剧，可为中国第六七等。今观此院之剧，较广东尤丑。殊不足观，片刻即返。余自由京师归，观

剧之眼界、所谓『五岳归来不看山』矣。

二七日午前之博物院，物颇系不胜记载。午后又行，探定输船无至北海者，殊为焦急。酉刻与同游散步街市，归过日本电影演戏院，演西洋人情风俗如活现，惜哉，惟不能言。

二月廿日画采石矶。晋温太真然犀、唐李太白提月明常开平破贼皆于此处。此图若画横幅，两头之州，皆可长数十里。

廿八与同游看街后山之泉石，余未及山半，欲倦而止。未刻归。

廿九日与同游少游，得见熊一、豹一、小猩猩二。

卅日购长夹衫一，殊中著，喜甚。此地与故乡大异，是时无著棉衣者。菜场见有黄瓜、紫茄、辣椒、扁豆等果类。尚有橘在树间。余与同游欲购新辣椒为渡海菜，问其价，每斤钱四百文。

又月二日辰刻，之孖地洋行买海南轮船票去北海，是行司事某与余笔谈，余嫌其船价似贵，欲返向泰安栈，令是栈主人代买其票。将行，某司事出纸条与余，上有郭道人漳、是次搭海南往北，请留大枱房并电话，送百步

梯景泉别墅三百六十五号。云余与佩初看过，以为梦耶？复之景泉，果郭公昨由省来会面，握手雀跃三百、少坐，李铁桓亦由景泉下房出。又少谈，又一人从外来。郭君语余曰：『此王仰峰也』。语伊曰：『此齐某也』。共谈片时，观郭五作字数十纸，与铁完之仰峰处便饭。戌刻郭五、上海南李、王俱送至船上。余来此地，因候船、羁愁七日。忽一日晤友之欢乐如此，真梦所不能到耳。前已刻，佩初偕醒吾晤郭君，郭君皆大喜。并问余更有同行者否？余答以满弟与思义来。李铁桓愿余如返湘时，转道广州作数月留连。并有古琴，乞余篆刻『天语』二字，如寄书，寄后楼坊营务处。五仰峰欲余钩留，余约返时可矣。伊示余抵港问苏杭街广万昌军衣店，如抵省问藩司前广万昌军衣店。

### 初三日辰刻开船。

初四黄昏抵海口。此二日虽未遇风，未能进食，五脏摇动，苦不可言状。初五、初二日风大海南船之货物不能起岸，停轮海中。大浪如山，鬱鬱船中，心内如焚，肚中饥饿，尚不能食。



初六日，郭五昨日电调伏波轮船，今日辰刻到。船停相隔海南船二里许。船上外国人以申旗为语。伏波船以三班船来海南接。船亦以旗欲答之，即接去，即开轮。是夜戌刻到海口宿。

初七辰刻到北海，即以小舟上岸，宿遂安客栈，沈队官处，沈者应余前在香港之电，来此接余去钦，阎派沈来接者郭四太爷也。郭统领不曾参军，四太爷如此代为，亦爱我耳。可感可感。午前郭公去簾州访王某至。

初十日尚未归北海，此数日移寓宜仙馆，郭五计卜，有招饮者二次不及载。此地之娼颇多，绝无可观者。余于旁观，其侍客颇殷，不谈歌舞。有欲挟邪者，与语即诺。虽无甚味，有为者想必痛快。

十二午刻，郭君来北海。

十三日到钦州，补记。

十七八间发家书一号，补记。

三月初五，自前十二日郭君由簾返北海。是夜上广庚兵船。十三日平明开行。海中复更小气船至沙井，水浅，小船亦不能行。更轿至钦州城外镇龙

楼，所会故人太多，不胜记。廿七日与醒吾弟、李杞生兄游天涯亭，复访苏髯遗像于亭后，并画天涯亭图。至月之末，此十来日为郑朴生刊印四。又自刊『天涯亭过客』印。三月初一移客东兴，与养源六弟同行也。初二日郭五弟偕余及醒弟驱车看炮台及自种菜圃，车如流水，快甚。初三日又偕过铁桥，去安南园之蒙街。其街寂寞。片时返安南并东兴。人情语音大异。不胜记。惟自钦州来东兴一带，山水颇与南衡相似，入目快心。复有感故乡之情，独坐欲泣。游安南时，骑快马去来，五弟称之为能手。至今日，即初五日始写日记。前廿余日未书日记者，此日记本落于筐底，以为失去。昨日忽寻他物，复得之矣。前廿余日之事，祇追记大意也。午后画安南界之望楼并铁桥为图。夜来清检行篋，有白寿山石二，忘却何人之物，有问者与之。

补记廿九龚仙舟招饮意欲乞余篆刊。

初六与郭五同车之东兴街后，画其伊自种菜圃为图。图中收入伏波庙。此数日来为郭凤翔先生画四幅，皆新得纪游图至。

十二日，此数为友作画，并篆刊。无刻或暇不堪记，申刻送醒吾上舟之

十五日午后郭君偕余骑快马之教场学车，始数次须人扶之。既而可以自行。夕阳复可以转头，大快事也。灯下思想狮纽石似郑公物也。

十六日已刻，又骑快马去学车，能自上车不用扶持，小憩饮茶，肱若碎，携杯举不近口，竟忘其苦，所谓乐而忘死者。此后与人作画及篆刻，不胜记者皆不记。

十七学车大进，足可应意而行。午前得佩苍书即复。晨刻与武赛青书。

『蜈公毒』。（闻蜈公咬人，以偷油婆抖碎抹之患处即愈。

万里山河孤馆泪，十年风雨二毛人』。

四月初三日，夜梦还家与内人谈家务。内人告叔琼之病更重。余叹曰：『余出门时以为病人不数日内无可救药，必至到死。罪余固即行。使目不见心不愁。那知归来，尚使老年人安排后人不祥也。』与内人谈后，又梦口左上齿落一，余扯之丢于地上，似枯髅齿。天明即记之。心中又不乐，奈何！客中之苦，无事不可销沉也。以银一百两交凤翔四爷手，请至广州代换大洋

一百二十余元。以十五元还清谭佩初。（佩初来书属余交凤翔四爷手。）又以廿元请代送还冯丽山。余请送交余家。又齐辉生寄一百角回家，亦由余手交凤翔四爷去矣。余并二号三号家书，附银交凤翔寄归。

初八日得张仲颺书。

十二得顰春书，余即复云：

『钦州万里闻杜宇，已伤情。是时四月中矣。忽辱手书，喜极生恨。湘城白石，只尺天涯。况复迢迢边地也。羨君红粉，嫁得其人；愧我青衫，老犹作客。十年毛发，对镜全衰。孤夜梦，现还乡无计。未知何日可使顰君见而怜之也。』是夜梦葬父，余哀，泣而醒。

十五日未刻，马簾山来，报贞儿与四弟来钦，一喜一愁。喜其儿在身边，愁其家中无人执事。知贞儿失偶。是夜与贞儿书。又与佩苍书。余还去廿千钱，照伊来书交凤翔手收去。三告伊也，未得伊复。

廿四日午刻得郭五电书云：『来函悉，系贞儿奉母命而来，其志可嘉，情可原。君家事，尊夫人能料理，公不必速归也。弟明日还。』

廿八日为马玉阶向郭督办请挂号还家养病。郭许之。郭赠余桺楠香珠及沉香，（香珠盒内四块为沉香。）又一香非沈香、桺楠香。或云：鸡血藤经历年久，乘天地之气，数百年所成之香，专治气痛及肚泻，痢泻，共效如神。中餐于席上失口言人所短，使人少辱之。即书『三缄』二字于座右，并记云：『往余见人篆刻，』『闲谈勿论人非，』笑之以为迂。今日始知六字工夫未易做得到也。行年将五十矣，书此于座右，用以自鉴耳。

廿九日漱伯索书『三缄』，（缄即『箴言』，下同）并记云：

『漱伯年少人也。见余书『三缄』喜之，不以为笑。余少时闻人说『慎于言』，笑之以为迂。故余行年将五十矣，始知自鉴。是不愧也！漱伯启予者。惜余萍踪无定，尤可感耳。』

又书『三缄』赠润生。并记云：

『人道润生之学余，非独画也。余亦久知润生闲静少言，不平复鸣，性颇似余，非关学也。余自书『三缄』于座右，漱伯见之欲索去。余复书二纸，一与漱伯，一与润生。愿润生所学，师法舍短，为漱伯谦谦之一流何如？』

五月五日梦自挽云：『一食竟成灾，肉味何如菜根好？』醒来志其对话。晨起，果病，病果因食，怪哉！幸一泻即愈。

又梦与禹石书，书中有云：『贵戚仲甫作画，无不学余，然不愿当北面。』黎雨民见书此语笑曰：『吾乡知仲甫者，无不知其为公私淑。惜彼一生机缘，失之此也。』

初十日，子贞来东兴，余见之欲喜欲愁。知伊妻之死之病原，子贞病，余见其憔悴，犹怜之也。谢某看其病，言脉不佳。复请黄国安为治，亦言其脉太速。余愁欲绝。

十五日，郭五之广州，辰刻发。思义病因伤寒。子贞少愈。余劝其秋末同归，伊似训之。是夜作第四号家书。并与舅氏及西老衍生书挂号，由邮局寄出。辟单云：在故乡与余不曾相识，在郭君军中以沙时为事者请勿亲于余，则有辱于余之肮脏也。

十七日，广州总督来电，郭五署廉钦道。

廿日，佩初去钦州，余为马哲生兄所画之帐额「帐额」是旧式雕花床

帐前的横额，多为刺绣或彩绘。」交佩初带去。

廿一，佩初未去。托带之帐额伊转交李杞生手去矣。得郑朴孙电书，即复；又得郭五家电，附问余客窗何似。

廿二日，佩初返钦，郑朴孙索临之画及索刊之石二方，又赠四弟及周福堂之帐额一一交佩初为带去。夕阳时，又得郑朴孙电与别，余即复，与郭五书亦交佩苍转交。

廿三日，此行来钦州，书画篆刻之酬应，无时或不好人为，繁不及记。已刻为周通甫太令书三缄，并记云。

余已西客钦州，行年将五十矣。始知书『三缄』于座右以为铭。通甫太令见之，不以为笑。且索亦为书之。吁，斯时也，『三缄』固宜。然尘世倘逢开口欲笑者，愿太令勿如余之『三缄』不欲答也。

又为静生书『三缄』，并记云。

静生善于谈笑，索余书『三缄』，人必谓其不然。余知静生之所缄者，勿论人非，非关必逢嘲笑，趋而不答也。

与郭五书交段仙楼带去。

杨斛儒之画并书共八幅，交武砚峰带去。

廿八日，得郭五电，促还钦。余复书，交张衡士带去。

得伍砚峰书。是夜大风雨，风时来楼宇惊动，余心县县（注：县与悬通用），独自起坐不能寐，倚屋一木大数十围，吹断其半。嗟哉！异乡为客心胆俱寒。玉阶赠严鹤云所书之联，无疑识，系鹤云得意作，自藏篋底，死后所得也。是夜枕上作记。平明书于联旁。

北海（唐·李北海）书法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其天姿超众绝伦。吾友鹤云书法严谨，心正笔正，锋芒不苟，亦如其人。自称师北海，是耶？否耶？此联为鹤云得意书，自藏篋底尚未款识。亡后余于东兴得之，感故人平生与余与之情重，学书之工苦，记而藏之。

六月一日李正荣之帐额（见伊有书与辉生属代索此也），交齐辉生寄去；杨见文之帐额交马玉阶代交。

初三日，移还钦州。是夜宿那梭。初四日，宿防城县。沿路送迎殷勤，



全丙生八弟先以书寄诸处故也。初五日午刻到钦州。自防城县步行十余里上舟，舟行一夜离钦城十余里，又退去潮水，舟不能进。登岸步行进城，雨中泥滑。行路之艰可知，况至午刻未进餐也。

初七日，郭五去东兴。黄昏，彭庆堂来与谈到三更。……

初八日，作家书第五号。

九日，得郑朴孙书。前十日间，余客东兴，先后得电书二。意气最合，新知惟有此人也。

十七日，复郑朴生书，由郭五函内寄去。

六月一日，得友人复书，知公尚未还省。璜欲还钦州，三日始，行三宿道中，始到，闻公一日已行矣。迟吾把臂，怅惘何如？辱广平道中书，未作答，拟即来省快聚。复为诸友人以天时正热劝故止之。新秋稍凉必得相见。昨偕潘君临藉香亭，徘徊久之，未能为别。焦绿荷青，怀君子也。

李莘夫刊印记 宣统己酉四月，余为天涯过客，应廉州太守莘夫先生篆刊古之二千石也，及管领珠官等印。太守以团扇自书春寒诗报之。余喜之，

复感平生自以草衣阅人多矣。能工诗工书者，遇王湘绮先生及王悦公、樊榭翁、夏天畸、余去非、汪无（无）咎、李筠盒、曾子缉。独与李梅痴，咫尺神交未能相识。正与太守同，皆为恨事，因刊「春寒诗」于此印侧，以志钦佩。且欲附公寿俱金石也。齐璜并记。

廿二日，与漱伯书，并赠印石一方，交谢子英带去。

廿三日，平明作书欲别郭五，伊即复，慇慇留待，秋深方归。王锦波来，郭五意欲委余为员。又恐余不领受，故使王君代白。余已却之，非有他意。自恐不能任其委。郭五近非知我耶？我自非故我者耶？

七月一日，与郭五为王镇榜气情，伊未答，午后又与郭五书云。

葆弟左右：王镇榜错打兵士，复违命令。闻伊此时已自深悔，弟欲将伊革其遂官，替送回湘，此其军法也。闻弟部下皆无敢与说人情者。镇榜之错可想，纵有求情者，弟皆未酬。璜已所求，因弟亦未答，固不敢再行面说，再三思之，不得不破除客气恳求，求其勿替送者，有故也。镇榜八都人，璜亦八都人也，替伊回八都，合都之人必啧啧。责璜无乡里人情，况伊先有无

礼辱骂，吾之兄弟各有意气，璜此时不能不忘其私嫌，行其大义。故不能不向弟求所求，与众有所不同耳。弟须谅之，伏愿能如此，愿伊所亏之饷，自当理处，且放出营交巡捕看守交饷，放归可矣。

初十日，赠陈树年之画，由张乾大寄去。

十四日，为郭五临画十二帧，又画小册四幅。此回来钦，篆刊共二百八十余石；画幅、画册、画扇约共二百五十余纸。

廿四日，已刻携贞儿起程返湘。郭五送廿余里，因河水浅，小火轮船不能进。始欲转去，各泣而别。佩苍及四弟、满弟、思义皆送至此，是夜宿九龙墟。（水路六十里，旱路三十五里。）

廿五日，北风过。大舟不易进，宿平吉墟。（九龙至平吉，汧路卅五里。）

附图：（一）为郭凯涛画存稿，（二）无题记，（三）旧村，七月廿六日过此。

廿六日，过旧村，画图于前宿大阜圩。

廿七日，到陆屋，黄管带养斋使人接于河间，并邀至军中留饮。是夜，司官何敬先来，谈片刻去。

廿八日，平明起行，遇周通甫太令同行。陆道八十里，午后到沙坪即买舟，戌刻开……。

廿九，午刻到南乡（汗道七十里，水道八十里）宿舟中待火轮。

八月初一日，昨日周通甫赠来鹦鹉一，因轮船未来，秋热太苦与周君上岸席地于榕阴下（容迟当画《席地图》），自早至昏，或云无轮船至。始更舟去贵县（水路三百里），行至初三日始到贵县，此处又无轮船，有一船过，载盈满不容插针，独危人尖入，此人殊非善类。观其言谈举止，闻其同行者所言，实歹人无疑矣！

初四候船。

初五未刻，始搭电马轮船。

初六日，午刻到梧州，宿泰安栈。

初七日，平明搭南宁轮船。

初八已刻到广州，会喻渭臣，访郑朴孙不遇。

初九过天顺祥，彼处招饮于歌筵，余却之。郑朴孙来谈。

初十日，去朴孙处，谈半日始归。

十一日，与郭五书并茶叶喻渭兄带去，

十二日又交一物共三包，请由行汗道者带归，又与许绍循书，并赠眼镜概交渭臣带交，又与玉阶书，昨日闻朴孙言一联，惜不能记其对句，其起句云：『不信藏书能餓子』。

今日于裱画店见一联，无款识，语云：『我有仙方煮白石；天留闲客管青春。』

午后再去裱画店，观此联，其字之用笔有法。问之，须卖四千钱，以三千钱得之。

十三日，郑朴孙、王仰峰、喻渭臣皆赠物为别，午后移寓鸿安栈。

十四日平明，上广利轮船，王仰峰来船送别，余欲伊示住处于日记云藩司前，电话四百九十五号，广万昌军衣店。

十五平明，到香港，船欲停二日方行，余携贞儿登岸，半日归船。

十六日，向晚船开。

十七夜，过台湾界。

十八日，过福建界。

十九日，过（宁）波界。

廿日平明，到上海，寓陈江木桥长发栈，是夜携贞儿之同春园观剧。

廿一日己刻，买小轿船之苏州，黄昏始开行。

廿二日，午后到苏州，寓穿珠巷宾鸿栈，即使刘汉湘问汪颉荀官于何处，于藩台衙。移时汉湘归，问得伊之公馆在駉马府堂之前，其人闻去上海。余与汉湘之伊公馆，问之其门房书纸告伊为：上海新洋务总办，其局在新马路市浜桥，问汪公馆。苏州儿女多美丽者，前年以来偶有所闻，果然矣！

廿三日，夕阳搭轮船返上海。

廿四平明即到，即之汪六处，汪六于昨日平明，因苏州抚台之夫人死，会葬去矣。余复寓长发栈，伊仆约明日午后再去。

廿五日，午后再去汪公馆，汪六未归。是夜又去访之，汪六归，余被门人阻之，不得入。余将郭五之书付之门人即归寓，决明日去矣，不欲再来。归片时，忽有人呼寓所之门曰：此居居齐君否？新洋务局致书来。余惊醒接读之，情意殷殷，欲余明日过去一晤，扫榻恭迓，如能小驻，尤所喜者。即弟他出，亦必有人接待。

廿六已刻，买车又之汪公馆。余下车投以名笺，其门人即大声曰：请！汪六为瑞中丞之夫人归櫬致奠未归，其公馆之幕府某与谈片刻，汪六即归，一见如（故），不胜其喜，请少勾留一二月，其意似欲余少许可方敢固留。余许十日饮，伊即遣人为移行李。

廿七日，汪六倩其教读××及其××××游也是园，此园系明时××所造，颇古致，兴尽而归。是夜又为××偕之丹桂茶园观剧，丑刻归。自廿七日以后，无夜不看剧，余事繁不胜记。

九月初一日，汪六与余合与郭五电。

初三日，得郭五复电，甚慰。然使人清愁益发，奈何！奈何！

廿五日，今日起行返湘，夜来上招商局江永轮船，船上买办吴蟾青伊侄瑞臣皆接待。因汪六有书致伊所托也。汪六见余礼貌胜于桂林时，未别时已再三再约明年来沪，并云苏抚印瑞澄见余所刊之印，亦望余再来必欲扫榻以待。自来上海留连一月，其事甚繁，不胜记。将行数日，来汪六部下之友人无不知汪六之意，皆施礼貌，并招饮及祖饯及贖物，贖物最多惟姚继枝，继枝亦故人也。其接待亦最恭，汪六所用之人，皆非郭五部下也。

校点：曾景初 李行百



责任编辑：苑诚心

封面设计：李士玲

## 寄 园 日 记

---

出版：河 北 美 术 出 版 社  
( 石 家 庄 市 北 马 路 四 十 五 号 )

---

印刷：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二 厂

---

发行：河 北 省 新 华 书 店

---

787 × 1092 毫 米    1 / 24    印 张： 4

1985 年 10 月 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 — 5,000

统 一 书 号： 80 87 · 12 39

---

定 价： 1 · 40 元





869717



书号: 8087·1239

定价: 1.40元